六韜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六韜
作者：佚名

舊本題周呂望撰。考《莊子·徐無鬼篇》稱「金版、六弢」，《經典釋文》曰：「司馬彪、崔譔云金版六弢，皆周書篇名……本又作六韜，謂太公六韜：文、武、虎、豹、龍、犬也。」〈案今本以文武龍虎豹犬爲次，與陸德明所註不同，未詳孰是，謹附識於此 〉則戰國之初，原有是名。然卽以爲太公六韜，未知所據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兵家不著錄，惟儒家有周史《六弢》六篇，班固自註曰：「惠襄之閒，或曰顯王時，或曰孔子問焉。」則《六弢》別爲一書；顏師古註以今之《六韜》當之，毋亦因陸德明之說，而牽合附會歟？《三國志·先主傳》註始稱「閒暇歷觀諸子及《六韜》《商君書》，益人志意」，《隋志》始載《太公六韜》五卷，註曰：「梁六卷。周文王師姜望撰。」唐宋諸志皆因之。今考其文，大抵詞意淺近，不類古書，中閒如避正殿，乃戰國以後之事，「將軍」二字，始見《左傳》，周初亦無此名。〈案《路史》有虞舜時，伯益爲百蟲將軍之語，雜說依託，不足爲據 〉其依託之迹，灼然可驗。又《龍韜》中有〈陰符篇〉云：「主與將有陰符，凡八等。克敵之符長一尺，破軍之符長九寸，至失利之符長三寸而止」，蓋僞撰者不知「陰符」之義，誤以爲「符節」之符，遂粉飾以爲此言，尤爲鄙陋，殊未必漢時舊本。故《周氏涉筆》謂其書並緣吳起，漁獵其詞，而綴輯以近代軍政之浮談，淺駁無可施用。胡應麟《筆叢》亦謂其〈文伐〉、〈陰書〉等篇，爲孫吳、尉繚所不屑道。然晁公武《讀書志》稱元豐中，以《六韜》《孫子》《吳子》《司馬法》《黃石公三略》《尉繚子》《李衞公問對》頒武學，號曰《七書》，則其來已久，談兵之家，恆相稱述，今故仍錄存之而備論其踳駁如右。

文韜

第一篇 文韜

文師第一

文王將田，史編布卜，曰：「田於渭陽，將大得焉。非龍非彲，非虎非羆，兆得公侯，天遺汝師。以之佐昌，施及三王」。文王曰：「兆致是乎？」史編曰：「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，得皋陶，兆比於此。」 文王乃齋戒三日，乘田車，駕田馬，田於渭陽，卒見太公，坐茅以漁。文王勞而問之曰：「子樂漁邪？」太公曰：「臣聞君子樂得其志，小人樂得其事。今吾漁甚有似也，殆非樂之也。」文王曰：「何謂其有似也？」太公曰：「釣有三權：祿等以權；死等以權；官等以權。夫釣以求得也，其情深，可以觀大矣。」文王曰：「願聞其情！」太公曰：「源深而水流，水流而魚生之，情也。根深而木長，木長而實生之，情也。君子情同而親合，親合而事生之，情也。言語應對者，情之飾也；言至情者，事之極也。今臣言至情不諱，君其惡之乎？」文王曰：「惟仁人能受至諫，不惡至情，何為其然？」太公曰：「緡微餌明，小魚食之；緡調餌香，中魚食之；緡隆餌豐，大魚食之。夫魚食其餌，乃牽於緡；人食其祿，乃服於君。故以餌取魚，魚可殺；以祿取人，人可竭；以家取國，國可拔；以國取天下，天下可畢。嗚呼！曼曼緜緜，其聚必散；嘿嘿昧昧，其光必遠。微哉！聖人之德，誘乎獨見。樂哉！聖人之慮，各歸其次而樹斂焉。」文王曰：「樹斂何若而天下歸之？ 」太公曰：「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。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，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。天有時，地有財，能與人共之者，仁也；仁之所在，天下歸之。免人之死，解人有難，救人之患，濟人之急者，德也；德之所在，天下歸之。與人同憂同樂、同好同惡者，義也；義之所在，天下赴之。凡人惡死而樂生，好德而歸利，能生利者，道也；道之所在，天下歸之。」文王再拜曰：「允哉！敢不受天之詔命乎！ 」乃載與俱歸，立為師。

盈虛第二

文王問太公曰：「天下熙熙，一盈一虛，一治一亂，所以然者，何也？其君賢、不肖不等乎？其天時變化自然乎？」太公曰：「君不肖，則國危而民亂；君賢聖，則國安而民治：禍福在君不在天時。」文王曰：「古之賢君可得聞乎？」太公曰：「昔者帝堯之王天下，上世所謂賢君也。」文王曰：「其治如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帝堯王天下之時，金銀珠玉不飾，錦繡文綺不衣，奇怪珍異不視，玩好之器不寶，淫佚之樂不聽，宮垣屋宇不堊，甍桷椽楹不斲，茅茨偏庭不剪。鹿裘禦寒，布衣掩形，糲粱之飯，藜藿之羹，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績之時，削心約志，從事乎無為。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，廉潔愛人者厚其祿。民有孝慈者愛敬之，盡力農桑者慰勉之。旌別淑德，表其門閭，平心正節，以法度禁邪偽。所憎者，有功必賞；所愛者，有罪必罰。存養天下鰥寡孤獨，振贍禍亡之家。其自奉也甚薄，其賦役也甚寡，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。百姓戴其君如日月，親其君

如父母。」文王曰：「大哉，賢德之君也。」

國務第三

文王問太公曰：「願聞為國之務，欲使主尊人安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愛民而已。」文王曰：「愛民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利而勿害，成而勿敗，生而勿殺，與而勿奪，樂而勿苦，喜而勿怒。」文王曰：「敢請釋其故。」太公曰：「民不失務則利之。農不失時則成之。省刑罰則生之。薄賦斂則與之。儉宮室臺榭則樂之。吏清不苛擾則喜之。民失其務則害之。農失其時則敗之。無罪而罰則殺之。重賦斂則奪之。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。吏濁苛擾則怒之。故善為國者，馭民如父母之愛子。如兄之愛弟。見其饑寒則為之憂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。賞罰如加諸身。賦斂如取於己。此愛民之道也。」

大禮第四

文王問太公曰：「君臣之禮如何？」太公曰：「為上惟臨，為下惟沉。臨而無遠，沉而無隱。為上惟周，為下惟定。周，則天也。定，則地也。或天或地，大禮乃成。」文王曰：「主位如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安徐而靜，柔節先定。善與而不爭。虛心平志，待物以正。」文王曰：「主聽如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勿妄而許，勿逆而拒。許之則失守，拒之則閉塞。高山仰止，不可極也。深淵度之，不可測也。神明之德，正靜其極。」文王曰：「主明如何？」太公曰：「目貴明，耳貴聰，心貴智。以天下之目視，則無不見也。以天下之耳聽，則無不聞也。以天下之心慮，則無不知也。輻輳並進，則明不蔽矣。」

明傳第五

文王寢疾，召太公望，太子發在側。曰：「嗚呼！天將棄予。周之社稷，將以屬汝。今予欲師至道之言，以明傳之子孫。」太公曰：「王何所問？」文王曰：「先聖之道，其所止，其所起，可得聞乎？」太公曰：「見善而怠，時至而疑，知非而處，此三者，道之所止也。柔而靜，恭而敬，強而弱，忍而剛，此四者，道之所起也。故義勝欲則昌，欲勝義則亡；敬勝怠則吉，怠勝敬則滅。」

六守第六

文王問太公曰：「君國主民者，其所以失之者何也？」太公曰：「不謹所與也。人君有

六守三寶。」文王曰：「六守何也？」太公曰：「一曰仁，二曰義，三曰忠，四曰信，五曰勇，六曰謀，是謂六守。」文王曰：「謹擇六守者何也？」太公曰：「富之而觀其無犯；貴之而觀其無驕；付之而觀其無轉；使之而觀其無隱；危之而觀其無恐；事之而觀其無窮。富之而不犯者仁也；貴之而不驕者義也；付之而不轉者忠也；使之而不隱者信也；危之而不恐者勇也；事之而不窮者謀也。人君無以三寶借人，借人則君失其威。」文王曰：「敢問三寶？」太公曰：「大農，大工，大商，謂之三寶。農一其鄉則穀足，工一其鄉則器足，商一其鄉則貨足。三寶各安其處，民乃不慮。無亂其鄉，無亂其族。臣無富於君，都無大於國。六守長，則君昌。三寶全，則國安。」

守土第七

文王問太公曰：「守土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無疏其親，無怠其眾，撫其左右，御其四旁。無借人國柄。借人國柄，則失其權。無掘壑而附丘，無舍本而治末。日中必彗，操刀必割，執斧必伐。日中不彗，是謂失時；操刀不割，失利之期；執斧不伐，賊人將來。涓涓不塞，將為江河。熒熒不救，炎炎奈何？兩葉不去，將用斧柯。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。不富無以為仁，不施無以合親。疏其親則害，失其眾則敗。無借人利器；借人利器，則為人所害而不終於世。」文王曰：「何謂仁義？」太公曰：「敬其眾，合其親。敬其眾則和，合其親則喜，是為仁義之紀。無使人奪汝威。因其明，順其常。順者，任之以德，逆者，絕之以力。敬之勿疑，天下和服。」

守國第八

文王問太公曰：「守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齋，將語君天地之經，四時所生，仁聖之道，民機之情。」王齋七日，北面再拜而問之。太公曰：「天生四時，地生萬物。天下有民，聖人牧之。故春道生，萬物榮；夏道長，萬物成；秋道斂，萬物盈；冬道藏，萬物靜。盈則藏，藏則復起。莫知所終，莫知所始。聖人配之，以為天地經紀。故天下治，仁聖藏，天下亂，仁聖昌，至道其然也。聖人之在天地間也，其寶固大矣。因其常而視之，則民安。夫民動而為機，機動而得失爭矣。故發之以其陰，會之以其陽。為之先唱，天下和之。極反其常，莫進而爭，莫退而讓。守國如此，與天地同光。」

上賢第九

文王問太公曰：「王人者，何上何下，何取何去，何禁何止？」太公曰：「上賢，下不

肖。取誠信，去詐偽。禁暴亂，止奢侈。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。」文王曰：「願聞其道。」太公曰：「夫六賊者：一曰，臣有大作宮室池榭，遊觀倡樂者，傷王之德。二曰，民有不事農桑，任氣遊俠，犯陵法禁，不從吏教者，傷王之化。三曰，臣有結朋黨，蔽賢智，障主明者，傷王之權。四曰，士有抗志高節，以為氣勢；外交諸侯，不重其主者，傷王之威。五曰，臣有輕爵位，賤有司，羞為上犯難者，傷功臣之勞。六曰，強宗侵奪，陵侮貧弱，傷庶人之業。七害者：一曰，無智略權謀，而重賞尊爵之。故強勇輕戰，僥倖於外，王者謹勿使為將。二曰，有名無實，出入異言，掩善揚惡，進退為巧，王者謹勿與謀。三曰，樸其身躬，惡其衣服，語無為以求名，言無欲以求利，此偽人也，王者謹勿近。四曰，奇其冠帶，偉其衣服；博聞辯辭，虛論高議，以為容美；窮居靜處，而誹時俗，此奸人也，王者謹勿寵。五曰，讒佞苟得，以求官爵；果敢輕死，以貪祿秩；不圖大事，貪利而動；以高談虛論，悅於人主，王者謹勿使。六曰，為雕文刻鏤，技巧華飾，而傷農事，王者必禁。七曰，偽方異技，巫蠱左道，不祥之言，幻惑良民，王者必止之。故民不盡力，非吾民也。士不誠信，非吾士也。臣不忠諫，非吾臣也。吏不平潔愛人，非吾吏也。相不能富國強兵，調和陰陽，以安萬乘之主，正群臣，定名實，明賞罰，樂萬民，非吾相也。夫王者之道，如龍首，高居而遠望，深視而審聽；示其形，隱其情。若天之高，不可極也；若淵之深，不可測也。故可怒而不怒，奸臣乃作。可殺而不殺，大賊乃發。兵勢不行，敵國乃強。」文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舉賢第十

文王問太公曰：「君務舉賢，而不能獲其功。世亂愈甚，以致危亡者，何也？」太公曰：「舉賢而不用，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。」文王曰：「其失安在？」太公曰：「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。」文王曰：「何如？」太公曰：「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，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。則多黨者進，少黨者退。若是則群邪比周而蔽賢，忠臣死於無罪，奸臣以虛譽取爵位。是以亂愈甚，則國不免於危也。」文王曰：「舉賢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將相分職，而各以官名舉人，按名督實，選才考能，令實當其能，名當其實，則得舉賢之道也。」

賞罰第十一

文王問太公曰：「賞所以存勸，罰所以示懲。吾欲賞一以勸百，罰一以懲眾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凡用賞者貴信，用罰者貴必。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，則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。夫誠，暢於天地，通於神明，而況於人乎。」

武韜

第二篇 武韜

發啟第十二

文王在豐，召太公曰：「嗚呼！商王虐極，罪殺不辜，公尚助予憂民，如何？」太公曰：「王其修德以下賢，惠民以觀天道。天道無殃，不可先倡；人道無災，不可先謀。必見天殃，又見人災，乃可以謀。必見其陽，又見其陰，乃知其心；必見其外，又見其內，乃知其意；必見其疏，又見其親，乃知其情。行其道，道可致也；從其門，門可入也；立其禮，禮可成也；爭其強，強可勝也。全勝不鬥，大兵無創，與鬼神通。微哉！微哉！與人同病相救，同情相成，同惡相助，同好相趨。故無甲兵而勝，無衝機而攻，無溝塹而守。大智不智，大謀不謀，大勇不勇，大利不利；利天下者，天下啟之；害天下者，天下閉之。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。取天下者，若逐野獸，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。若同舟而濟，濟則皆同其利，敗則皆同其害。然則皆有啟之，無有閉之也。無取於民者，取民者也；無取於國者，取國者也；无取于天下者，取天下者也。無取民者，民利之；無取國者，國利之；無取天下者，天下利之。故道在不可見，事在不可聞，勝在不可知。微哉！微哉！鷙鳥將擊，卑飛斂翼；猛獸將搏，弭耳俯伏；聖有將動，必有愚色。今彼殷商，眾口相惑，紛紛渺渺，好色無極，此亡國之徵也。吾觀其野，草菅勝穀；吾觀其眾，邪曲勝直；吾觀其吏，暴虐殘疾，敗法亂刑，上下不覺，此亡國之時也。大明發而萬物皆照，大義發而萬物皆利，大兵發而萬物皆服。大哉！聖人之德，獨聞獨見，樂哉！」

文啟第十三

文王問太公曰：「聖人何守？」太公曰：「何憂何嗇，萬物皆得；何嗇何憂，萬物皆遒。政之所施，莫知其化；時之所行，莫知其移。聖人守此而萬物化，何窮之有，終而復始。優之游之，展轉求之；求而得之，不可不藏；既已藏之，不可不行；既以行之，勿復明之。夫天地不自明，故能長生；聖人不自明，故能名彰。古之聖人，聚人而為家，聚家而為國，聚國而為天下，分封賢人以為萬國，命之曰大紀。陳其政教，順其民俗，群曲化直，變於形容。萬國不通，各樂其所，人愛其上，命之曰大定。嗚呼！聖人務靜之，賢人務正之；愚人不能正，故與人爭。上勞則刑繁，刑繁則民憂，民憂則流亡。上下不

安其生，累世不休，命之曰大失。天下之人如流水，障之則止，啟之則行，靜之則清。嗚呼，神哉！聖人見其始，則知其終。」文王曰：「靜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天有常形，民有常生。與天下共其生，而天下靜矣。太上因之，其次化之。夫民化而從政，是以天無為而成事，民無與而自富。此聖人之德也。」文王曰：「公言乃協予懷，夙夜念之不忘，以用為常。」

文伐第十四

文王問太公曰：「文伐之法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凡文伐有十二節：一曰：「因其所喜，以順其志。彼將生驕，必有奸事。苟能因之，必能去之。二曰：「親其所愛，以分其威。一人兩心，其中必衰。廷無忠臣，社稷必危。三曰：「陰賂左右，得情甚深。身內情外，國將生害。四曰：「輔其淫樂，以廣其志，厚賂珠玉，娛以美人；卑辭委聽，順命而合，彼將不爭，奸節乃定。五曰：「嚴其忠臣，而薄其賂，稽留其使，勿聽其事。亟為置代，遺以誠事，親而信之，其君將復合之。苟能嚴之，國乃可謀。六曰：「收其內，間其外。才臣外相，敵國內侵，國鮮不亡。七曰：「欲錮其心，必厚賂之。收其左右忠愛，陰示以利，令之輕業，而蓄積空虛。八曰：「賂以重寶，因與之謀。謀而利之，利之必信，是謂重親。重親積，必為我用。有國而外，其地必敗。九曰：「尊之以名，無難其身；示以大勢，從之必信；致其大尊，先為之榮，微飾聖人，國乃大偷。十曰：「下之必信，以得其情。承意應事，如與同生。既以得之，乃微收之。時及將至，若天喪之。十一曰：「塞之以道：人臣無不重貴與富，惡危與咎；陰示大尊，而微輸重寶，收其豪傑；內積甚厚，而外為乏；陰內智士，使圖其計；納勇士，使高其氣；富貴甚足，而常有繁滋；徒黨已具，是謂塞之。有國而塞，安能有國。十二曰：「養其亂臣以迷之，進美女淫聲以惑之，遺良犬馬以勞之，時與大勢以誘之，上察而與天下圖之。十二節備，乃成武事。所謂上察天，下察地，徵已見，乃伐之。」

順啟第十五

文王問太公曰：「何如而可為天下？」太公曰：「大蓋天下，然後能容天下。信蓋天下，然後能約天下。仁蓋天下，然後能懷天下。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。權蓋天下，然後能不失天下。事而不疑，則天運不能移，事變不能遷。此六者備，然後可以為天下政。故利天下者，天下啟之；害天下者，天下閉之。生天下者，天下德之；殺天下者，天下賊之。徹天下者，天下通之；窮天下者，天下仇之。安天下者，天下恃之；危天下者，天下災之。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，惟有道者處之。」

兵道第十六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兵道何如？」太公曰：「凡兵之道，莫過於一。一者能獨往獨來。黃帝曰：『一者，階於道，幾於神。』用之在於機，顯之在於勢，成之在於君。故聖王號兵為凶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，知樂而不知殃。夫存者非存，在於慮亡。樂者非樂，在於慮殃。今王已慮其源，豈憂其流乎。」武王曰：「兩軍相遇，彼不可來，此不可往，各設固備，未敢先發。我欲襲之，不得其利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外亂而內整，示饑而實飽，內精而外鈍，一合一離，一聚一散，陰其謀，密其機，高其壘，伏其銳，士寂若無聲，敵不知我所備。欲其西，襲其東。」武王曰：「敵知我情，通我謀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兵勝之術，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，復疾擊其不意。」

三疑第十七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予欲立功，有三疑：恐力不能攻強，離親，散眾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因之，慎謀，用財。夫攻強，必養之使強，益之使張。太強必折，太張必缺。攻強以強，離親以親，散眾以眾。凡謀之道，周密為寶。設之以事，玩之以利，爭心必起。欲離其親，因其所愛，與其寵人，與之所欲，示之所利，因以疏之，無使得志。彼貪利甚喜，遺疑乃止。凡攻之道，必先塞其明，而後攻其強，毀其大，除民之害。淫之以色，啗之以利，養之以味，娛之以樂。既離其親，必使遠民，勿使知謀。扶而納之，莫覺其意，然後可成。惠施於民，必無愛財，數衣食之，從而愛之。心以啟智，智以啟財，財以啟眾，眾以啟賢。賢之有啟，以王天下。」

龍韜

第三篇 龍韜

王翼第十八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王者帥師，必有股肱羽翼，以成威神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凡舉兵帥師，以將為命。命在通達，不守一術。因能受職，各取所長，隨時變化，以為綱紀。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，以應天道。備數如法，審知命理。殊能異技，萬事畢矣。」

武王曰：「請問其目？」太公曰：「腹心一人：主贊謀應卒，揆天消變，摠攬計謀，保全民命。謀士五人：主圖安危，慮未萌，論行能，明賞罰，授官位，決嫌疑，定可否。天文三人：主司星曆，候風氣，推時日，考符驗，校災異，知天心去就之機。地利三人：主三軍行止形勢，利害消息，遠近險易，水涸山阻，不失地利。兵法九人：主講論異同，行事成敗，簡練兵器，刺舉非法。通糧四人：主度飲食，蓄積，通糧道，致五穀，令三軍不困乏。奮威四人：主擇材力，論兵革，風馳電掣，不知所由。伏鼓旗三人：主伏鼓旗，明耳目，詭符節，謬號令，闇忽往來，出入若神。股肱四人：主任重持難，修溝塹，治壁壘，以備守禦。通材三人：主拾遺補過，應偶賓客，論議談語，消患解結。權士三人：主行奇譎，設殊異，非人所識，行無窮之變。耳目七人：主往來，聽言視變，覽四方之事，軍中之情。爪牙五人：主揚威武，激勵三軍，使冒難攻銳，無所疑慮。羽翼四人：主揚名譽，震遠方，搖動四境，以弱敵心。遊士八人：主伺姦候變，開闔人情，觀敵之意，以為間諜。術士二人：主為譎詐，依託鬼神，以惑眾心。方士二人：主百藥，以治金瘡，以痊萬病。法算二人：主計會三軍營壁糧食，財用出入。」

論將第十九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論將之道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將有五材十過。」武王曰：「敢問其目？」太公曰：「所謂五材者：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也。勇則不可犯，智則不可亂，仁則愛人，信則不欺，忠則無二心。所謂十過者：有勇而輕死者，有急而心速者，有貪而好利者，有仁而不忍人者，有智而心怯者，有信而喜信人者，有廉潔而不愛人者，有智而心緩者，有剛毅而自用者，有懦而喜任人者。勇而輕死者，可暴也；急而心速者，可久也；貪而好利者，可遺也；仁而不忍人者，可勞也；智而心怯者，可窘也；信而喜信人者，可誑也；廉潔而不愛人者，可侮也；智而心緩者，可襲也；剛毅而自用者，可事也；懦而喜任人者，可欺也。故兵者，國之大事，存亡之道，命在於將。將者，國之輔，先王之所重也。故置將不可不察也。故曰：『兵不兩勝，亦不兩敗。』兵出踰境，期不十日，不有亡國，必有破軍殺將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選將第二十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王者舉兵，欲簡練英雄，知士之高下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夫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：有嚴而不肖者，有溫良而為盜者，有貌恭敬而心慢者，有外廉謹而內無至誠者，有精精而無情者，有湛湛而無誠者，有好謀而不決者，有如果敢而不能者，有悾悾而不信者，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，有詭激而有功效者，有外勇而內怯

者，有肅肅而反易人者，有嗃嗃而反靜慤者，有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。天下所賤，聖人所貴；凡人莫知，非有大明不見其際，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。」武王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太公曰：「知之有八徵：一曰問之以言，以觀其辭；二曰窮之以辭，以觀其變；三曰與之間謀，以觀其誠；四曰明白顯問，以觀其德；五曰使之以財，以觀其廉；六曰試之以色，以觀其貞；七曰告之以難，以觀其勇；八曰醉之以酒，以觀其態。八徵皆備，則賢不肖別矣。」

立將第二十一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立將之道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凡國有難，君避正殿，召將而詔之曰：『社稷安危，一在將軍。今某國不臣，願將軍帥師應之。』將既受命，乃命太史卜，齋三日，之太廟鑽靈龜，卜吉日，以授斧鉞。君入廟門，西面而立；將入廟門，北面而立。君親操鉞，持首，授將其柄，曰：『從此上至天者，將軍制之。』復操斧，持柄，授將其刃，曰：『從此下至淵者，將軍制之。見其虛則進，見其實則止。勿以三軍為眾而輕敵，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，勿以身貴而賤人，勿以獨見而違眾，勿以辯說為必然。士未坐勿坐，士未食勿食，寒暑必同。如此，則士眾必盡死力。』將已受命，拜而報君曰：『臣聞國不可從外治，軍不可從中御；二心不可以事君，疑志不可以應敵。臣既受命，專斧鉞之威，臣不敢生還。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。君不許臣，臣不敢將。』君許之，乃辭而行。軍中之事，不聞君命，皆由將出，臨敵決戰，無有二心。若此，則無天於上，無地於下，無敵於前，無君於後。是故智者為之謀，勇者為之鬥，氣厲青雲，疾若馳驚，兵不接刃，而敵降服。戰勝於外，功立於內，吏遷士賞，百姓歡悅，將無咎殃。是故風雨時節，五穀豐熟，社稷安寧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將威第二十二

武王問曰：「將何以為威？何以為明？何以禁止而令行？」太公曰：「將以誅大為威，以賞小為明，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。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，殺之；賞一人而萬人悅者，賞之。殺貴大，賞貴小。殺及當路貴重之臣，是刑上極也；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，是賞下通也。刑上極，賞下通，是將威之所行也。」

勵軍第二十三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吾欲三軍之眾，攻城爭先登，野戰爭先赴，聞金聲而怒，聞鼓聲而喜，

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將有三勝。」武王曰：「敢聞其目？」太公曰：「將冬不服裘，夏不操扇，雨不張蓋，名曰禮將。將不身服禮，無以知士卒之寒暑。出隘塞，犯泥塗，將必先下步，名曰力將。將不身服力，無以知士卒之勞苦。軍皆定次，將乃就舍；炊者皆熟，將乃就食；軍不舉火，將亦不舉，名曰止欲將。將不身服止欲，無以知士卒之饑飽。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，故三軍之眾，聞鼓聲則喜，聞金聲則怒。高城深池，矢石繁下，士爭先登；白刃始合，士爭先赴。士非好死而樂傷也，為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，而見勞苦之明也。」

陰符第二十四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引兵深入諸侯之地，三軍卒有緩急，或利或害。吾將以近通遠，從中應外，以給三軍之用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主與將有陰符，凡八等：有大勝克敵之符，長一尺；破軍擒將之符，長九寸；降城得邑之符，長八寸；卻敵報遠之符，長七寸；警眾堅守之符，長六寸；請糧益兵之符，長五寸；敗軍亡將之符，長四寸；失利亡士之符，長三寸。諸奉使行符、稽留者，若符事聞泄，告者皆誅之。八符者，主將秘聞，所以陰通言語，不泄中外相知之術。敵雖聖智，莫之能識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陰書第二十五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引兵深入諸侯之地，主將欲合兵，行無窮之變，圖不測之利。其事煩多，符不能明；相去遼遠，言語不通。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諸有陰事大慮，當用書，不用符。主以書遺將，將以書問主。書皆一合而再離，三發而一知。再離者，分書為三部。三發而一知者，言三人，人操一分，相參而不相知情也。此謂陰書。敵雖聖智，莫之能識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軍勢第二十六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攻伐之道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勢因敵之動，變生於兩陳之間，奇正發於無窮之源。故至事不語，用兵不言。且事之至者，其言不足聽也；兵之用者，其狀不足見也。倏而往，忽而來，能獨專而不制者，兵也。夫兵，聞則議，見則圖，知則困，辨則危。故善戰者，不待張軍；善除患者，理於未生；善勝敵者，勝於無形；上戰，無與戰。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，非良將也；設備於已失之後者，非上聖也；智與眾同，非國師也；技與眾同，非國工也。事莫大於必克，用莫大於玄默，動莫神於不意，謀莫善

於不識。夫先勝者，先見弱於敵，而後戰者也。故事半而功倍焉。聖人徵於天地之動，孰知其紀，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，當天地盈縮，因以為常。物有死生，因天地之形。故曰：『未見形而戰，雖眾必敗。』善戰者，居之不撓，見勝則起，不勝則止。故曰：『無恐懼，無猶豫。』用兵之害，猶豫最大。三軍之災，莫過狐疑。善者，見利不失，遇時不疑。失利後時，反受其殃。故智者從之而不釋，巧者一決而不猶豫。是以疾雷不及掩耳，迅電不及瞑目。赴之若驚，用之若狂，當之者破，近之者亡，孰能禦之？夫將，有所不言而守者，神也；有所不見而視者，明也。故知神明之道者，野無橫敵，對無立國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奇兵第二十七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凡用兵之法，大要何如？」太公曰：「古之善戰者，非能戰於天上，非能戰於地下；其成與敗，皆由神勢。得之者昌，失之者亡。夫兩陣之間，出甲陳兵、縱卒亂行者，所以為變也；深草蓊翳者，所以遁逃也；谿谷險阻者，所以止車禦騎也；隘塞山林者，所以少擊眾也；坳澤窈冥者，所以匿其形也；清明無隱者，所以戰勇力也；疾如流矢，擊如發機者，所以破精微也；詭伏設奇，遠張誑誘者，所以破軍擒將也；四分五裂者，所以擊圓破方也。因其驚駭者，所以一擊十也；因其勞倦暮舍者，所以十擊百也；奇技者，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；強弩長兵者，所以踰水戰也；長關遠候，暴疾謬遁者，所以降城服邑也；鼓行讙囂者，所以行奇謀也；大風甚雨者，所以搏前擒後也；偽稱敵使者，所以絕糧道也。謬號令，與敵同服者，所以備走北也；戰必以義者，所以勵眾勝敵也；尊爵重賞者，所以勸用命也；嚴刑重罰者，所以進罷怠也；一喜一怒，一予一奪，一文一武，一徐一疾者，所以調和三軍，制一臣下也；處高敞者，所以警守也；保險阻者，所以為固也；山林茂穢者，所以默往來也；深溝高壘，積糧多者，所以持久也。故曰：『不知戰攻之策，不可以語敵；不能分移，不可以語奇；不通治亂，不可以語變。』故曰：『將不仁，則三軍不親；將不勇，則三軍不銳；將不智，則三軍大疑；將不明，則三軍大傾；將不精微，則三軍失其機；將不常戒，則三軍失其備；將不強力，則三軍失其職。』故將者，人之司命，三軍與之俱治，與之俱亂。得賢將者，兵強國昌。不得賢將者，兵弱國亡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五音第二十八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律音之聲，可以知三軍之消息，勝負之決乎？」太公曰：「深哉！王之問也。夫律管十二，其要有五音：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，此其正聲也，萬代不易。五

行之神，道之常也。可以知敵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各以其勝攻之。古者三皇之世，虛無之情，以制剛彊。無有文字，皆由五行。五行之道，天地自然。六甲之分，微妙之神。其法以天清淨，無陰雲風雨，夜半遣輕騎，往至敵人之壘，去九百步外，遍持律管當耳，大呼驚之。有聲應管，其來甚微。角聲應管，當以白虎；徵聲應管，當以玄武；商聲應管，當以朱雀；羽聲應管，當以勾陳。五管聲盡不應者，宮也，當以青龍。此五行之符，佐勝之徵，成敗之機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太公曰：「微妙之音，皆有外候。」武王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太公曰：「敵人驚動則聽之。聞枹鼓之音者，角也；見火光者，徵也；聞金鐵矛戟之音者，商也；聞人嘯呼之音者，羽也；寂寞無聞者，宮也。此五者，聲色之符也。」

兵徵第二十九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，預見勝敗之徵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勝敗之徵，精神先見，明將察之，其敗在人。謹候敵人出入進退，察其動靜，言語妖祥，士卒所告。凡三軍悅懌，士卒畏法，敬其將命，相喜以破敵，相陳以勇猛，相賢以威武，此強徵也；三軍數驚，士卒不齊，相恐以強敵，相語以不利，耳目相屬，妖言不止，眾口相惑，不畏法令，不重其將，此弱徵也。三軍齊整，陳勢已固，深溝高壘，又有大風甚雨之利，三軍無故，旌旆前指，金鐸之聲揚以清，鼙鼓之聲宛以鳴，此得神明之助，大勝之徵也；行陣不固，旌旆亂而相遶，逆大風甚雨之利，士卒恐懼，氣絕而不屬，戎馬驚奔，兵車折軸，金鐸之聲下以濁，鼙鼓之聲濕如沐，此大敗之徵也。凡攻城圍邑，城之氣色如死灰，城可屠；城之氣出而北，城可克；城之氣出而西，城必降；城之氣出而南，城不可拔；城之氣出而東，城不可攻；城之氣出而復入，城主逃北；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，軍必病；城之氣出而無所止，用日長久。凡攻城圍邑，過旬不雷不雨，必亟去之，城必有大輔。此所以知可攻而攻，不可攻而止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農器第三十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天下安定，國家無事。戰攻之具，可無修乎？守禦之備，可無設乎？」太公曰：「戰攻守禦之具，盡在於人事。耒耜者，其行馬蒺藜也；馬牛車輿者，其營壘蔽櫓也；鋤耨之具，其矛戟也；蓑薛簦笠者，其甲冑干楯也；钁鍤斧鋸杵臼，其攻城器也；牛馬，所以轉輸糧用也；雞犬，其伺候也；婦人織紝，其旌旗也；丈夫平壤，其攻城也；春鑿草棘，其戰車騎也；夏耨田疇，其戰步兵也；秋刈禾薪，其糧食儲備也；冬實倉廩，其堅守也；田里相伍，其約束符信也；里有吏，官有長，其將帥也；里有周垣，

不得相過，其隊分也；輸粟取芻，其廩庫也；春秋治城郭，修溝渠，其塹壘也。故用兵之具，盡在於人事也。善為國者，取於人事。故必使遂其六畜，闢其田野，安其處所。丈夫治田有畝數，婦人織紝有尺度，其富國強兵之道也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虎韜

第四篇 虎韜

軍用第三十一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王者舉兵，三軍器用，攻守之具，科品眾寡，豈有法乎？」太公曰：「大哉王之問也。夫攻守之具，各有科品，此兵之大威也。」武王曰：「願聞之。」太公曰：「凡用兵之大數，將甲士萬人，法用：武衝大扶胥三十六乘，材士、強弩、矛戟為翼，一車二十四人，推之以八尺車輪，車上立旗鼓，兵法謂之震駭，陷堅陳，敗強敵。武翼大櫓、矛戟扶胥七十二具，材士、強弩、矛戟為翼，以五尺車輪，絞車連弩自副。陷堅陳，敗強敵。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四具，絞車連弩自副。以鹿車輪，陷堅陳，敗強敵。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。材士強弩矛戟為翼，飛鳧電影自副。飛鳧赤莖白羽，以銅為首；電影青莖赤羽，以鐵為首，晝則以絳縞，長六尺，廣六寸，為光耀；夜則以白縞，長六尺，廣六寸，為流星。陷堅陳，敗步騎。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，螳螂武士共載，可以縱擊橫、可以敗敵。轀車騎寇，一名電車，兵法謂之電擊。陷堅陳，敗步騎。寇夜來前。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，螳螂武士三人共載，兵法謂之霆擊。陷堅陳，敗步騎。方首鐵棓維肪，重十二斤，柄長五尺以上，千二百枚，一名天棓。大柯斧，刃長八寸，重八斤，柄長五尺以上，千二百枚，一名天鉞。方首鐵鎚，重八斤，柄長五尺以上，千二百枚，一名天鎚。敗步騎群寇。飛鉤，長八寸，鉤芒長四寸，柄長六尺以上，千二百枚。以投其眾。三軍拒守，木螳螂劍刃扶胥，廣二丈，百二十具，一名行馬。平易地，以步兵敗車騎。木蒺藜，去地二尺五寸，百二十具。敗步騎，要窮寇；遮走北。軸旋短衝矛戟扶胥，百二十具，黃帝所以敗蚩尤氏。敗步騎，要窮寇，遮走北。狹路微徑，張鐵蒺藜，芒高四寸，廣八寸，長六尺以上，千二百具。敗步騎。突暝來前促戰，白刃接，張地羅，鋪兩鏃蒺藜，參連織女，芒間相去二寸，萬二千具。曠野草中，方胸鋋矛，千二百具；張鋋矛法，高一尺五寸。敗步騎，要窮寇，遮走北。狹路微徑，地陷，鐵械鎖參連，百二十具。敗步騎，要窮寇，遮走北。壘門拒守，矛戟小櫓十二具，絞車連弩自副。三軍拒守，天羅、虎落鎖連，一部廣一丈五尺，高八尺，百二十具；虎落劍刃扶胥，廣一丈五尺，高八尺，五百二十具。渡溝塹，飛橋一間，廣一丈五尺，長二丈

以上，著轉關轆轤八具，以環利通索張之。渡大水，飛江廣一丈五尺，長二丈以上，八具，以環利通索張之。天浮鐵螳蜋，矩內圓外，徑四尺以上，環絡自副，三十二具。以天浮張飛江，濟大海，謂之天潢，一名天舡。山林野居，結虎落柴營，環利鐵鎖，長二丈以上，千二百枚，環利大通索，大四寸，長四丈以上，六百枚。環利中通索，大二寸，長四丈以上，二百枚。環利小徽縲，長二丈以上，萬二千枚。天雨，蓋重車上板，結棠鉏鋙，廣四尺，長四丈以上。車一具，以鐵杙張之。伐木大斧，重八斤，柄長三尺以上，三百枚。棨鑺，刃廣六寸，柄長五尺以上，三百枚。銅築固爲垂，長五尺以上，三百枚。鷹爪，方胸鐵杷，柄長七尺以上，三百枚。方胸鐵叉，柄長七尺以上，三百枚。方胸兩枝鐵叉，柄長七尺以上，三百枚。芟草木大鎌，柄長七尺以上，三百枚。大櫓，刀重八斤，柄長六尺，三百枚。委環鐵杙，長三尺以上，三百枚。椓杙大鎚，重五斤，柄長二尺以上，百二十具。甲士萬人，強弩六千，戟楯二千，矛楯二千，修治攻具，砥礪兵器，巧手三百人。此舉兵、軍用之大數也。」武王曰：「允哉。」

三陳第三十二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凡用兵爲天陳、地陳、人陳，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日月、星辰、斗柄，一左一右，一向一背，此爲天陳〈兵家取此象〉。丘陵水泉，亦有前後左右之利，此謂地陳〈兵家取此利〉。用車用馬，用文用武，此謂人陳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疾戰第三十三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敵人圍我，斷我前後，絕我糧道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此天下之困兵也。暴用之則勝，徐用之則敗。如此者，為四武衝陣，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，可以橫行。」武王曰：「若已出圍地，欲因以為勝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左軍疾左，右軍疾右，無與敵人爭道。中軍迭前迭後，敵人雖眾，其將可走。」

必出第三十四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引兵深入諸侯之地，敵人四合而圍我，斷我歸道，絕我糧食。敵人既眾，糧食甚多，險阻又固。我欲必出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必出之道，器械為寶，勇鬥為首。審知敵人空虛之地，無人之處，可以必出。將士人持玄旗，操器械，設銜枚，夜出。勇力、飛足、冒將之士，居前平壘，為軍開道；材士、強弩為伏兵，居後；弱卒、車騎居中。陳畢徐行，慎無驚駭。以武衝扶胥，前後拒守。武翼大櫓，以備左右。敵人

若驚，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。弱卒車騎，以屬其後。材士、強弩，隱伏而處。審候敵人追我，伏兵疾擊其後，多其火鼓，若從地出，若從天下。三軍勇鬥，莫我能禦。」武王曰：「前有大水、廣塹、深坑，我欲踰渡，無舟楫之備。敵人屯壘，限我軍前，塞我歸道；斥候常戒：險塞盡中，車騎要我前，勇士擊我後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大水、廣塹、深坑，敵人所不守；或能守之，其卒必寡。若此者，以飛江、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。勇力、材士，從我所指，衝敵絕陳，皆致其死。先燔吾輜重，燒吾糧食，明告吏士，勇鬥則生，不勇則死。已出者，令我踵軍，設雲火遠候，必依草木、丘墓、險阻。敵人車騎，必不敢遠追長驅。因以火為記，先出者，令至火而止，為四武衝陳。如此，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鬥，莫我能止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軍略第三十五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引兵深入諸侯之地，遇深谿大谷險阻之水。吾三軍未得畢濟，而天暴雨，流水大至，後不得屬於前，無有舟梁之備，又無水草之資。吾欲畢濟，使三軍不稽留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」太公曰：「凡帥師將眾，慮不先設，器械不備；教不素信，士卒不習，若此，不可以為王者之兵也。凡三軍有大事，莫不習用器械。攻城圍邑，則有轅轀、臨衝；視城中，則有雲梯、飛樓；三軍行止，則有武衝、大櫓；前後拒守，絕道遮街，則有材士、強弩，衝其兩旁；設營壘，則有天羅、武落、行馬、蒺藜。晝則登雲梯遠望，立五色旗旌；夜則設雲火萬炬，擊雷鼓，振鼙鐸，吹鳴笳；越溝塹，則有飛橋、轉關、轆轤、鉏鋙；濟大水，則有天潢、飛江；逆波上流，則有浮海、絕江。三軍用備，主將何憂？」

臨境第三十六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吾與敵人臨境相拒，彼可以來，我可以往，陣皆堅固，莫敢先舉。我欲往而襲之，彼亦可以來。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分兵三處。令我前軍，深溝增壘而無出，列旌旆，擊鼙鼓，完為守備。令我後軍，多積糧食，無使敵人知我意。發我銳士，潛襲其中，擊其不意，攻其無備。敵人不知我情，則止不來矣。」武王曰：「敵人知我之情，通我之機，動則得我事。其銳士伏於深草，要我隘路，擊我便處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令我前軍，日出挑戰，以勞其意。令我老弱，曳柴揚塵，鼓呼而往來，或出其左，或出其右，去敵無過百步，其將必勞，其卒必駭。如此，則敵人不敢來。吾往者不止，或襲其內，或擊其外，三軍疾戰，敵人必敗。」

動靜第三十七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引兵深入諸侯之地，與敵人之軍相當。兩陣相望，眾寡強弱相等，不敢先舉。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懼，士卒心傷，行陣不固，後軍欲走，前陣數顧。鼓噪而乘之，敵人遂走。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如此者，發我兵，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，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。多其旌旆，益其金鼓。戰合，鼓噪而俱起。敵將必恐，其軍驚駭。眾寡不相救，貴賤不相待，敵人必敗。」武王曰：「敵之地勢，不可伏其兩旁，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。敵知我慮，先施其備。吾士卒心傷，將帥恐懼，戰則不勝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誠哉王之問也。如此者，先戰五日，發我遠候，往視其動靜，審候其來，設伏而待之，必於死地。與敵相避，遠我旌旆，疏我行陣，必奔其前。與敵相當，戰合而走，擊金而止。三里而還，伏兵乃起，或陷其兩旁，或擊其先後。三軍疾戰，敵人必走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金鼓第三十八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引兵深入諸侯之地，與敵相當。而天大寒甚暑，日夜霖雨，旬日不止。溝壘悉壞，隘塞不守，斥堠懈怠，士卒不戒。敵人夜來，三軍無備，上下惑亂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凡三軍以戒為固，以怠為敗。令我壘上，誰何不絕；人執旌旆，外內相望，以號相命，勿令乏音，而皆外向。三千人為一屯，誡而約之，各慎其處。敵人若來，視我軍之警戒，至而必還，力盡氣怠。發我銳士，隨而擊之。」武王曰：「敵人知我隨之，而伏其銳士，佯北不止。遇伏而還，或擊我前，或擊我後，或薄我壘。吾三軍大恐，擾亂失次，離其處所。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分為三隊，隨而追之，勿越其伏。三隊俱至，或擊其前後，或陷其兩旁。明號審令，疾擊而前，敵人必敗。」

絕道第三十九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引兵深入諸侯之地，與敵相守。敵人絕我糧道，又越我前後。吾欲戰則不可勝，欲守則不可久。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凡深入敵人之境，必察地之形勢，務求便利。依山林、險阻、水泉、林木而為之固，謹守關梁，又知城邑、丘墓地形之利。如是，則我軍堅固，敵人不能絕我糧道，又不能越我前後。」武王曰：「吾三軍過大林、廣澤、平易之地，吾盟誤失，猝與敵人相薄。以戰則不勝，以守則不固。敵人翼我兩旁，越我前後，三軍大恐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凡帥師之法，常先發遠候，去敵二百里，審知敵人所在。地勢不利，則以武衝為壘而前，又置兩踵軍於後，遠者百里，近者五十

里。即有警急，前後相知，吾三軍常完堅，必無毀傷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略地第四十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戰勝深入，略其地，有大城不可下。其別軍守險阻，與我相拒。我欲攻城圍邑，恐其別軍猝至而薄我。中外相合，拒我表裏。三軍大亂，上下恐駭。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凡攻城圍邑，車騎必遠，屯衛警戒，阻其內外。中人絕糧，外不得輸，城人恐怖，其將必降。」武王曰：「中人絕糧，外不得輸，陰為約誓，相與密謀。夜出，窮寇死戰。其車騎銳士，或衝我內，或擊我外。士卒迷惑，三軍敗亂。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如此者，當分為三軍，謹視地形而處。審知敵人別軍所在，及其大城別堡，為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，謹備勿失。敵人恐懼，不入山林，即歸大邑。走其別軍，車騎遠要其前，勿令遺脫。中人以為先出者得其徑道，其練卒材士必出，其老弱獨在。車騎深入長驅，敵人之軍必莫敢至。慎勿與戰，絕其糧道，圍而守之，必久其日。無燔人積聚，無毀人宮室，冢樹社叢勿伐。降者勿殺，得而勿戮，示之以仁義，施之以厚德。令其士民曰：『辜在一人』。如此則天下和服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火戰第四十一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引兵深入諸侯之地，遇深草蓊穢，周吾軍前後左右。三軍行數百里，人馬疲倦休止。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，燔吾上風，車騎銳士，堅伏吾後。三軍恐怖，散亂而走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若此者，則以雲梯、飛樓，遠望左右，謹察前後。見火起，即燔吾前而廣延之，又燔吾後。敵人苟至，即引軍而卻，按黑地而堅處。敵人之來，猶在吾後，見火起必遠走。吾按黑地而處，強弩材士，衛吾左右，又燔吾前後。若此，則敵人不能害我。」武王曰：「敵人燔吾左右，又燔前後，煙覆吾軍，其大兵按黑地而起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若此者，為四武衝陣，強弩翼吾左右，其法無勝亦無負。」

壘虛第四十二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何以知敵壘之虛實，自來自去？」太公曰：「將必上知天道，下知地利，中知人事。登高下望，以觀敵之變動。望其壘，則知其虛實；望其士卒，則知其來去。」武王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太公曰：「聽其鼓無音，鐸無聲，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，上無氛氣，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。敵人猝去不遠，未定而復反者，彼用其士卒太疾

也。太疾則前後不相次，不相次則行陣必亂。如此者，急出兵擊之。以少擊眾，則必敗矣。」

豹韜

第五篇 豹韜

林戰第四十三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引兵深入諸侯之地，遇大林，與敵人分林相拒。吾欲以守則固，以戰則勝。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使吾三軍，分為衝陣。便兵所處，弓弩為表，戟楯為裏。斬除草木，極廣吾道，以便戰所。高置旌旂，謹敕三軍，無使敵人知吾之情，是謂林戰。林戰之法，率吾矛戟，相與為伍。林間木疏，以騎為輔，戰車居前，見便則戰，不見便則止。林多險阻，必置衝陣，以備前後。三軍疾戰，敵人雖眾，其將可走。更戰更息，各按其部，是為林戰之紀。」

突戰第四十四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敵人深入長驅，侵掠我地，驅我牛馬，其三軍大至，薄我城下。吾士卒大恐，人民係累，為敵所虜。吾欲以守則固，以戰則勝。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如此者，謂之突兵。其牛馬必不得食，士卒絕糧，暴擊而前。令我遠邑別軍，選其銳士，疾擊其後。審其期日，必會於晦，三軍疾戰，敵人雖眾，其將可虜。」武王曰：「敵人分為三四，或戰而侵掠我地，或止而收我牛馬，其大軍未盡至，而使寇薄我城下，致吾三軍恐懼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謹候敵人，未盡至則設備而待之。去城四里而為壘，金鼓旌旂皆列而張，別隊為伏兵。令我壘上，多精強弩，百步一突門，門有行馬，車騎居外，勇力銳士，隱而處，敵人若至，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，令我城上立旌旂，擊鼙鼓，完為守備。敵人以我為守城，必薄我城下，發吾伏兵以充其內，或擊其外，三軍疾戰，或擊其前，或擊其後，勇者不得鬥，輕者不及走，名曰突戰。敵人雖眾，其將必走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敵強第四十五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引兵深入諸侯之地，與敵人衝軍相當。敵眾我寡，敵強我弱。敵人夜

來，或攻吾左，或攻吾右，三軍震動。吾欲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如此者謂之震寇。利以出戰，不可以守。選吾材士、強弩、車騎為之左右，疾擊其前，急攻其後；或擊其表，或擊其裏。其卒必亂，其將必駭。」武王曰：「敵人遠遮我前，急攻我後，斷我銳兵，絕我材士。吾內外不得相聞，三軍擾亂，皆散而走。士卒無鬥志，將吏無守心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明哉！王之問也。當明號審令，出我勇、銳、冒將之士，人操炬火，二人同鼓。必知敵人所在，或擊其表，或擊其裏。微號相知，令之滅火，鼓音皆止。中外相應，期約皆當。三軍疾戰，敵必敗亡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。」

敵武第四十六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引兵深入諸侯之地，猝遇敵人，甚眾且武。武車驍騎，繞我左右。吾三軍皆震，走不可止。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如此者謂之敗兵。善者以勝，不善者以亡。」武王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伏我材士強弩，武車驍騎為之左右，常去前後三里。敵人逐我，發我車騎，衝其左右。如此，則敵人擾亂，吾走者自止。」武王曰：「敵人與我車騎相當，敵眾我寡，敵強我弱。其來整治精銳，吾陣不敢當。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選我材士強弩，伏於左右，車騎堅陣而處。敵人過我伏兵，積弩射其左右；車騎銳兵，疾擊其軍，或擊其前，或擊其後。敵人雖眾，其將必走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烏雲山兵第四十七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引兵深入諸侯之地，遇高山盤石，其上亭亭，無有草木，四面受敵。吾三軍恐懼，士卒迷惑。吾欲以守則固，以戰則勝。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凡三軍處山之高，則為敵所栖；處山之下，則為敵所囚。既以被山而處，必為烏雲之陣。烏雲之陣，陰陽皆備。或屯其陰，或屯其陽。處山之陽，備山之陰；處山之陰，備山之陽；處山之左，備山之右；處山之右，備山之左。其山，敵所能陵者，兵備其表；衢道通谷，絕以武車；高置旌旃，謹敕三軍，無使敵人知吾之情，是謂山城。行列已定，士卒已陣，法令已行，奇正已設，各置衝陣於山之表，便兵所處，乃分車騎為烏雲之陣。三軍疾戰，敵人雖眾，其將可擒。」

烏雲澤兵第四十八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引兵深入諸侯之地，與敵人臨水相拒。敵富而眾，我貧而寡。踰水擊

之，則不能前。欲久其日，則糧食少。吾居斥鹵之地，四旁無邑，又無草木。三軍無所掠取，牛馬無所芻牧。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三軍無備，士卒無糧，牛馬無食。如此者，索便詐敵而亟去之，設伏兵於後。」武王曰：「敵不可得而詐。吾士卒迷惑。敵人越我前後，吾三軍敗而走。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如此者，分為衝陳，便兵所處。須其畢出，發我伏兵，疾擊其後，強弩兩旁，射其左右，車騎分為烏雲之陳，備其前後，三軍疾戰。敵人見我戰合，其大軍必濟水而來。發我伏兵，疾擊其後，車騎衝其左右，敵人雖眾，其將可走。凡用兵之大要，當敵臨戰，必置衝陳，便兵所處，然後以車騎分為烏雲之陳，此用兵之奇也。所謂烏雲者，烏散而雲合，變化無窮者也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少眾第四十九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吾欲以少擊眾，以弱擊強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以少擊眾者，必以日之暮，伏以深草，要之隘路。以弱擊強者，必得大國之與，鄰國之助。」武王曰：「我無深草，又無隘路，敵人已至，不適日暮；我無大國之與，又無鄰國之助。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妄張詐誘，以熒惑其將，迂其途，令過深草；遠其路，令會日暮。前行未渡水，後行未及舍，發我伏兵，疾擊其左右，車騎擾亂其前後。敵人雖眾，其將可走。事大國之君，下鄰國之士，厚其幣，卑其辭。如此，則得大國之與，鄰國之助矣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分險第五十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引兵深入諸侯之地，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。吾左山而右水；敵右山而左水，與我分險相拒。吾欲以守則固，以戰則勝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處山之左，急備山之右；處山之右，急備山之左。險有大水，無舟楫者，以天潢濟吾三軍。已濟者，亟廣吾道，以便戰所。以武衝為前後，列其強弩，令行陣皆固。衢道谷口，以武衝絕之。高置旌旂，是為軍城。凡險戰之法，以武衝為前，大櫓為衛；材士強弩，翼吾左右。三千人為一屯，必置衝陣，便兵所處。左軍以左，右軍以右，中軍以中，並攻而前。已戰者，還歸屯所，更戰更息，必勝乃已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犬韜

第六篇 犬韜

分合第五十一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王者帥師，三軍分為數處，將欲期會合戰，約誓賞罰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凡用兵之法，三軍之眾，必有分合之變。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，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，攻城圍邑，各會其所；明告戰日，漏刻有時。大將設營而陣，立表轅門，清道而待。諸將吏至者，校其先後；先期至者賞，後期至者斬。如此，則遠近奔集，三軍俱至，并力合戰。」

武鋒第五十二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凡用兵之要，必有武車驍騎，馳陣選鋒，見可則擊之。如何而可擊？」太公曰：「夫欲擊者，當審察敵人十四變。變見則擊之，敵人必敗。」武王曰：「十四變可得聞乎？」太公曰：「敵人新集可擊。人馬未食可擊。天時不順可擊。地形未得可擊。奔走可擊。不戒可擊。疲勞可擊。將離士卒可擊。涉長路可擊。濟水可擊。不暇可擊。阻難狹路可擊。亂行可擊。心怖可擊。」

練士第五十三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練士之道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軍中有大勇力，敢死樂傷者，聚為一卒，名為冒刃之士。有銳氣壯勇強暴者，聚為一卒，名曰陷陣之士。有奇表長劍，接武齊列者，聚為一卒，名曰勇銳之士。有披距伸鉤，強梁多力，潰破金鼓，絕滅旌旆者，聚為一卒，名曰勇力之士。有踰高絕遠，輕足善走者，聚為一卒，名曰寇兵之士。有王臣失勢，欲復見功者，聚為一卒，名曰死鬥之士。有死將之人，子弟欲為其將報仇者，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。有貧窮忿怒，欲快其志者，聚為一卒，名曰必死之士。有贅婿人虜，欲掩揭名者，聚為一卒，名曰勵鈍之士。有胥靡免罪之人，欲逃其恥者，聚為一卒，名曰幸用之士。有材技兼人，能負重致遠者，聚為一卒，名曰待命之士。此軍之練士，不可不察也。」

教戰第五十四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合三軍之眾。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，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凡領三軍，必有金鼓之節，所以整齊士眾者也，將必明告吏士，申之以三令，以教操兵起居，旌旆

指麾之變法。故教吏士：使一人學戰；教成，合之十人。十人學戰；教成，合之百人。百人學戰；教成，合之千人。千人學戰；教成，合之萬人。萬人學戰；教成，合之三軍之眾。大戰之法，教成，合之百萬之眾。故能成其大兵，立威於天下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均兵第五十五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以車與步卒戰，一車當幾步卒，幾步卒當一車？以騎與步卒戰，一騎當幾步卒，幾步卒當一騎？以車與騎戰，一車當幾騎，幾騎當一車？」太公曰：「車者，軍之羽翼也，所以陷堅陣，要強敵，遮走北也。騎者，軍之伺候也，所以踵敗軍，絕糧道，擊便寇也。故車騎不敵戰，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，三軍之眾成陣而相當：則易戰之法，一車當步卒八十人，八十人當一車；一騎當步卒八人，八人當一騎；一車當十騎，十騎當一車。險戰之法，一車當步卒四十人，四十人當一車；一騎當步卒四人，四人當一騎；一車當六騎，六騎當一車。夫車騎者，軍之武兵也。十乘敗千人，百乘敗萬人；十騎走百人，百騎走千人，此其大數也。」武王曰：「車騎之吏數與陣法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置車之吏數：五車一長，十五車一吏，五十車一率，百車一將。易戰之法，五車為列，相去四十步，左右十步，隊間六十步。險戰之法，車必循道，十五車為聚，三十車為屯，前後相去二十步，左右六步，隊間三十六步。縱橫相去一里，各返故道。置騎之吏數：五騎一長，十騎一吏，百騎一率，二百騎一將。易戰之法：五騎為列，前後相去二十步，左右四步，隊間五十步；險戰之法：前後相去十步，左右二步，隊間二十五步。三十騎為一屯，六十騎為一輩，縱橫相去百步，周還各復故處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武車士第五十六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選車士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選車士之法，取年四十以下，長七尺五寸以上，走能逐奔馬，及馳而乘之，前後左右，上下週旋，能束縛旌旆；力能彀八石弩，射前後左右，皆便習者，名曰武車之士，不可不厚也。」

武騎士第五十七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選騎士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選騎士之法，取年四十以下，長七尺五寸以上，壯健捷疾，超絕倫等；能馳騎彀射，前後左右，周旋進退；越溝塹，登丘陵，冒

險阻，絕大澤；馳強敵，亂大眾者，名曰武騎之士，不可不厚也。」

戰車第五十八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戰車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步貴知變動，車貴知地形，騎貴知別徑奇道，三軍同名而異用也。凡車之戰，死地有十，勝地有八。」武王曰：「十死之地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往而無以還者，車之死地也。越絕險阻，乘敵遠行者，車之竭地也。前易後險者，車之困地也。陷之險阻而難出者，車之絕地也。圮下漸澤，黑土黏埴者，車之勞地也。左險右易，上陵仰阪者，車之逆地也。殷草橫畝，犯歷浚澤者，車之拂地也。車少地易，與步不敵者，車之敗地也，後有溝瀆，左有深水，右有峻阪者。車之壞地也。日夜霖雨，旬日不止，道路潰陷，前不能進，後不能解者，車之陷地也。此十者，車之死地也。故拙將之所以見擒，明將之所以能避也。」武王曰：「八勝之地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敵之前後，行陣未定，即陷之。旌旆擾亂，人馬數動，即陷之。士卒或前或後，或左或右，即陷之。陣不堅固，士卒前後相顧，即陷之。前往而疑，後往而怯，即陷之。三軍猝驚，皆薄而起，即陷之。戰於易地，暮不能解，即陷之。遠行而暮舍，三軍恐懼，即陷之。此八者，車之勝地也。將明於十害八勝，敵雖圍周，千乘萬騎，前驅旁馳，萬戰必勝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戰騎第五十九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戰騎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騎有十勝九敗。」武王曰：「十勝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敵人始至，行陣未定，前後不屬，陷其前騎，擊其左右，敵人必走。敵人行陣，整齊堅固，士卒欲鬥。吾騎翼而勿去，或馳而往，或馳而來，其疾如風，其暴如雷，白晝如昏，數更旌旆，變更衣服，其軍可克。敵人行陣不固，士卒不鬥。薄其前後，獵其左右，翼而擊之敵人必懼。敵人暮欲歸舍，三軍恐駭，翼其兩旁，疾擊其後，薄其壘口，無使得入，敵人必敗。敵人無險阻保固，深入長驅，絕其糧道，敵人必饑。地平而易，四面見敵，車騎陷之，敵人必亂。敵人奔走，士卒散亂。或翼其兩旁，或掩其前後，其將可擒。敵人暮返，其兵甚眾，其行陣必亂。令我騎十而為隊，百而為屯，車五而為聚，十而為群，多設旌旆，雜以強弩；或擊其兩旁，或絕其前後，敵將可虜。此騎之十勝也。」武王曰：「九敗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；敵人佯走，以車騎返擊我後，此騎之敗地也。追北踰險，長驅不止；敵人伏我兩旁，又絕我後，此騎之圍地也。往而無以返，入而無以出，是謂陷於天井，頓於地穴，此騎之死地也。所從入者隘，所從出者遠。彼弱可以擊我強，彼寡可以擊我眾，此騎之沒地也。大澗深谷，翳

茂林木，此騎之竭地也。左右有水，前有大阜，後有高山；三軍戰於兩水之間，敵居表裏，此騎之艱地也。敵人絕我糧道，往而無以還，此騎之困地也。汙下沮澤，進退漸洳，此騎之患地也。左有深溝，右有坑阜，高下如平地，進退誘敵，此騎之陷地也。此九者，騎之死地也。明將之所以遠避，闇將之所以陷敗也。」

戰步第六十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步兵與車騎戰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步兵與車騎戰者，必依丘陵險阻，長兵強弩居前，短兵弱弩居後，更發更止。敵之車騎雖眾而至，堅陣疾戰，材士強弩，以備我後。」武王曰：「吾無丘陵，又無險阻。敵人之至，既眾且武，車騎翼我兩旁，獵我前後。吾三軍恐懼，亂敗而走，為之奈何？」太公曰：「令我士卒為行馬，木蒺藜，置牛馬隊伍，為四武衝陣；望敵車騎將來，均置蒺莉；掘地匝後，廣深五尺，名曰命籠。人操行馬進步，闌車以為壘，推而前後，立而為屯；材士強弩，備我左右。然後令我三軍，皆疾戰而不解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